

御清卷十四

四書味根錄 論語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全

此見聖人待權奸不惡而嚴也。上節聖人待權奸不惡而嚴也。上節據理以待。見是孔子本意。故遇猶不遇。諸猶不諸。即謂不。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取國政

左傳定公五年

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

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

天

惟聖人能遠小人亦惟聖人能近小人遠之非必不近近之而仍以遠昔陽貨欲假聖以自重故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肯往見貨以孔子不可以勢屈而可以禮致遂瞰孔子之亡歸以蒸豚孔子不得不拜而其心實不願見於是亦時貨之亡也而往拜之及往拜而返與貨適遇
欲見孔子不必說助己為亂乃是慕致士之名陳眉公季平子逐昭公桓子世諸季
濟其惡公論所不容一旦為貨所囚貨必謂人心所共快孔子欲張公室當際此時而往於我此欲見孔子意也
時亡往見諸說皆未免計較之私蓋聖人只欲曲遂其不

見之心耳。徐述賓不直求見聖人而托諸歸豚以籠致。竊慕聖人之名。是以恣其慢假。重道之意。迄以文其好。此所以時亡而往拜也。按此與不見孺悲言何中各著一欲字記者。不為無意。四書鏡須看得遇諸塗極平常。則聖人不受好雄寵。始自見。杜喬述不遇子家而遇于塗。亦塗之人已耳。聖人之可遇。聖人之不可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者

不可。曰。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好亟知。曰。懷其寶而迷其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

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指前而諷使速仕。

指末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論

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為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

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恭道外無身。身外

無道。身出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貨望見孔子。謂之曰。爾來前乎。愛爾重爾。欲與

治世之賢也。國事自非。夫尚懷藏其寶。坐視其迷而不恤。可謂仁乎。子曰。心不在民物。不可

謂口也。貨又曰幾會者任事之時也。利見於懷矣。既好其事。亟失其時而不悟。可謂知乎。
子曰。不察事機。不可謂知也。貨又曰。今人所以保邦知。所以作事。總視此日月耳。今日逝
則日不我與。月逝則月不我與。未幾而成歲矣。乃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如應之曰。諾。君子
未嘗不欲仕。吾將出而仕矣。然則孔子於貨。
上兩則談孔子意。尚未露出。故兩不可以據以不遠之。以不近之一。準平理而已。

將仕上著一吾字。

精言貨語俱為孔子不仕而設。不仕不知。正欲討出不可一答而諷之。

意直注下兩句。兩語。月逝是指數前頭歲不與。是計到後日。然惟日月逝是以歲不我

與。語意重疊而下。總要寫出貨一段話柄在此。更不作閒辭。孔子曰。諾。二句只承日月逝

句才不連帶。迷却夫時若連帶便自認不仁。不知子陳祖范聖人自不忘乎仕。將仕之云。

時曰言素志。原不因貨動也。勸學錄。子仕魯。在定公九年。虎賁出奔之後。此番問答是出

意以前事。故曰吾將仕。○方百川彼知吾子之急而不能近也。轉若置其身于局外而為是

從容商度之際。其或慨于平生之已事而忍而不能舍也。或以其言之有當于夙心而意其

猶可與為也。于萬無一人之中而忽投以問。是則貨之狡也。子知貨之不足以理喻也。轉若

一無所介于心。而為是可。吾國人之語。使白白夫道之無所失。是與貨辨義理也。使告以身

之不得。以口上是問。皆託衷曲也。子一無所拂之中而使之自窮。是則夫子之大也。

性相章全旨

此因當時習為不善而談其咎於性。故特指而言之。是從相遠後追論生初欲入
恒習以復性也。○存說相近。止是惡之與美。近上好邊說相遠。乃是惡與善遠。主

不好邊說。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稟於天者有清濁有美惡是之謂氣質於人者或明昏或粹雜是之謂質

○陳新之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純說性則已寓於氣質中矣。雖不離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言性善指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乃是純言天地之性也。此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

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王觀濤曰相遠句要程子曰此言氣質

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子曰自人與人之相遠也而歸其權於性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不知以性而論理既墮於氣中則難齊於物內。固亦有昏明矣。然第可以言昏明而智愚尚不分也。固亦有醇駁矣。然第可以言醇駁而賢否尚未判也。示有相近者也。迨有生以後習於善則為賢為智習於惡則為愚為不肖。順而習之美惡固常相因逆而習之善以無難頓反於是始相遠耳。人奈何不慎所習而樂於之。朱子所謂氣質者其類不一有聰明通達事理者其氣質清矣而所知或未能達於理是氣之性哉。是質之不醇也有謹厚忠信事理不穩其質醇矣而所知或未能達於理是氣之不情也。所謂氣質之性是也。若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是也。夫子此章論性而以相近者言固兼氣質言之。瞿昆山氣命于理而清明者常勝焉其有濁者亦涵于渾淪無朕之中而未見其必入于狂也。理止于氣而渾厚者常勝焉其有薄者亦藏于太

和保合之內而未見其必為不善也

四書經天下有過乎仁過乎義過乎禮與智之人而

斷無外此仁外此義外此禮與智之人天下有不及仁不及義不及禮與智之人而斷無不
可至於仁至於義至於禮與智之人無他其相近者性也其相遠者習耳精言習亦不可
以學言學則有善而無惡習又不專是俗俗善處未必皆善人俗惡處未必皆惡人大抵習
祇習熟之意

唯上章全旨

此申上章未盡之意不重贊美上知痛責下愚一唯字中見移於習者之多人不
可以不慎所習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聲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

習之所能移者

朱子曰性相近是通善惡習愚說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
上知下愚是就中摘出懸絕首說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

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
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仁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人也仲尼之所謂下
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々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
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子曰習之相遠以其日有所移也然亦有生性一
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自定非習所能移者知不足恃有極其知而為知之
上者遇善人固善遇惡人亦善非可移而下也愚不足憂有極其愚而為愚之下者遇惡人
固惡遇善人亦惡斷難移而上也然亦唯此兩種人為然耳千古以來上知無幾下愚亦無

幾也其餘中人之言上章是從相遠後說到相近此章是從相近中別出相遠上章註兼言性盡在可移中矣氣質是合理一分殊說此章註單言氣質不補言性是專舉分殊說

上知氣極清質極厚並無半點薄濁以清之如何會薄濁起來若下愚氣極濁質極薄並無半點清厚以主之則斷無清厚之理了不移內註是說不可移程註作不肯移是推一步

說許子遜母謂才高為足恃也染之以惰淫之行而薰之以比暱之朋自非高明之甚者鮮不退而與流俗伍矣母謂困學之不足勉也本汚也而潔修之本枉也而直矯之曰非昏庸之甚者鮮不進而與聖哲儔矣徐念祖入性相近而彼之性獨上與天近以人移人則易

以人移天則難人性相近而彼之性獨下與物近以人移人則易以人移物則難

子之章

此見聖門能以道化民也上半因其能行而喜之下半因其能信而嘉之前後只一意○仇滄柱此章絕以道字為主腦張玉裁不本于道則君子之聰明不以悖

詩書而以綜法律小人之手足不以服勤勞而以逞犯亂風俗所以偷也本于道則君子平其性情而師保即取諸仁賢小人柔其血氣而孝弟可移諸君長治教所以行也兵刑皆飭治之具而非道則足以殃民富強皆報政之功而非道亦流為誤國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子曰弦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惟其以禮

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弦歌止禮樂中物聖人無日不思以道濟天下也而能體此意者事耳○以禮樂句即預為後文學道伏案蓋鮮況武城素號嚴邑而俗尚武尤未易政化之行乎乃曰者夫子之於邑忽有淵々入耳者此何聲也曰歌也而且比音而樂之曰弦歌

也誰與為斯宰乃能變用武城以武名用武之地考左傳可見一武字正好映攝下文
胃之風而為詩書之教乎是絲聲歌是人聲之字亦宜着眼其聲必中正和平假令淫淫
嘈囂如鄭衛桑間抑或北鄙殺伐如秦風駟錫又何足動聖人之喜雙峰疑夫子過武城
是春夏時古者教人春習樂夏習詩秋習禮冬習書

夫子莞爾笑曰割雞焉用牛

莞華版反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

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

牛

此大道也

以割雞影治小邑以牛刀影大道自文

是借言集註用正說大道即指弦歌此直割雞耳焉用此牛刀為哉斯言也

笑而出之不知何意爾自是喜之且笑且言便隱藏得戲字在禪牛刀似響割雞似
子意之何屬也嘲中間夾入焉用二字似驚似惜似感傷似歡倒一時喜動顏色之情溢
於言表王松渠禮節民心樂和民性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者恃有此具也
反情以和其志此類以成其行先王之所以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者由此其選也而偃也
乃用之于斯也惜乎其不擇所用也要識得牛刀身分是為學道寫照方知是以真是相
寫出遊戲之法

子游對曰暮春也闇諸天子自君子學道則愛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易去聲

子曰君子小人以

位

位

此位字即指現在說○君子如縉紳士類即武城中亦有之

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豈可以不

學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弦歌之聲禮樂之教也故道即指禮樂教是我教之學是彼學之

子游因以正對曰此猶行夫子之教也昔者偃

與二三子嘗聞諸夫子曰天下無論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道在上君子果能學道自然

愛人在下小人果能學道自然易使武城雖小將為君子焉將為小人焉學禮學樂此猶行

夫子之教也有此兩種人君子學道二句在夫子只大槩說在子游引之見無人不當學

道意答訂兩句須合併看見君子小人隨地皆有故禮樂之教隨地可行正對上牛刀之說

謂割雞亦當用牛刀也道字所該固廣然此在教民成俗上說只指禮樂為是趙鶴齋

萬物之生皆出于道百王之治皆由于道學之以疏神達思而靈覺于焉日開學之以怡情

理性精神與之融洽故君子不期于愛人而仁者惻怛之意沛然自生小人不期于易使而

王民豫悅之風翕然自順錢吉上思古之長民者一衣服而當時有改作改造之思一草木

而後人有勿剪勿拜之戒王澤流而民心悅學道之效也思古之奉公若勤功樂事而聲

弗勝子來之忱忘死忘勞而顏尼益深父母之戴學問明而禮義熟學道之效也方朴山學

道則心敬則凜一夫勝予之懼而鯨鯢可以侮矣學道則心和則慤一夫不獲之傷

而楚獨可以無虐矣脩之誰嗣也與人誦之而有識者已卜之不毀鄉校之初學道則志定

定則非后胡戴之分安于義而無所逃矣學道則志通通則保后胥戚之忱結于心而不可

解矣民之子來也詩人歌之而讀書者即悟之於樂辟雍之句張夢源春秋時列國為政

不尚刑名即誦戰爭聖人心焉憫之學道二語正是夫子大木領大作用

子曰三子偃之言是也

戲之言

此句則

以解門人之惑也

此句貼

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

於是急呼羣弟子而証之曰二三子偃今學道之言是也蓋禮樂不與陶淑無異君子挾習

術以愚民小人逞朴鄙以傲上非一日矣君子學道則心平氣和而慈祥之風可復小人學

道則安分守已而醇茂之俗可遷偃今者甫聞行知猶存三代之意良可爲服官者法也若

前牛刀之言不牙存也蓋予乍聞此聲而喜則不服莊語非武城不聞此聲而惜亦不

及正言二三子當以偃言爲法而無存予言哉蓋聖人曰望大道之行雖小試於吾徒而相

賞不置

上文明述子言何以却說是偃之言蓋夫子平昔只是舉舉以教人而偃於斯時

如此却只爲武城舉似此所以爲偃之言也精言偃之言是不但喜其言之中理當

照註舊信意請方切集解末句自明其戲正以明厚言之是也上下截因是兩層用意却

只歸重上一層欲二三子知禮樂之隨地可行正是一聖一賢兩相印証處開口冠以二

三子字有望其皆能篤信同以道濟天下之意唯舉天下人不知有學道二字故事專以此教

門人及門中亦未有行之者偶於武城聞之不覺喜之極而爲戲詞試看莞爾一笑聖人此

時何等聲情聞子游正對安得不呼二三子而曉告之也西書鏡前言戲之句云樂之甚

而在情以爲言遂人於詼諧而不自知訝之甚而驚異以爲言遂好爲謔浪而不自禁此惟

恐二三子之惑於前言故以戲解之益以見學道之言之是也二三子勿輕視之且勿過疑

之全要証成是也一字領取耳字聲情

公山章舍

此土見聖道無不可以有爲也。○李仲達公山自召。夫子自思東周欲往者情之所寄。非情之所鍾也。故公山而召。不知其公山也。若吾道晦蒙之候。忽有一開之

隙也。召而欲往。并不知其欲往也。直居恆軫結之懷。乃有一暢之時也。而豈真望用于公山。且借叛費之機也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弗擾在左傳名不

附後○事在哀公無一時而不思匡濟者聖人之仁也。無一人不可挽回者聖人之智也。如公五年至八年。公山弗擾以張公室爲名而據費以畔。正名定罪。固無解于畔臣矣。召子而子欲往。畔是畔季氏。此召在孔子未爲中都宰以前事。弗擾之畔。雖借連公弱私之豈無故哉。名然不稟命於君而畔其大夫逆也。以亂逆亂。抑又甚焉。孔子不助畔人自不消說此欲往者。視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隱然把握在手意。

子路說曰未之也何必公山氏之也

說音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

氏之往乎

子路未之深思輒不悅曰夫子之欲往爲行道計也。顧已字是虛字勿作止

一版何必句。隱然見公山不能用。即用亦不能大有爲。語意專注在不能行道上。故下示以吾道無往不可以有爲也。

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有用我者豈真爲東周乎

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

興周道於東方

注言興周道於東方非言興周於東方也須辨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

故

子曉之曰由輕公山由特未審夫我耳彼既召我而豈徒然哉如有用我者則彼之召

也

豈既不虛而我之用亦不小當斯時也文武之道昔行於西者今復行於東矣吾其爲周

乎于此見聖人作用不

豈徒哉

緊貼公山說如有用我者推開不粘公山蓋爲東周自是

測而于路末之知也

三

夫子素志特借公山起興耳

東周對西周言使文武之道得行

於魯則是爲東周但本文興大註無魯字不如以東字還之更渾吾其爲三字隱有把握在

手意

條辨其平字是自任口角亦兼有慨想意思蓋聖人說着時便有西周之治法在眼

前亦便有爲東周之景象在眼前煞有遠神

胡思泉紀綱焉吾從而振飭之法度焉吾從

而修剔之使壞法亂紀悉歸于文謨武烈之舊而禮教信義之俗遂爲太和之一會也禮樂

焉吾從而匡直之文章焉吾從而表章之使不軌不物悉反于制禮作樂之初而烏魯既醉

之風復爲東方之一見也錢王天下之民莫非文武成康之民雖有醜德而一念知改皆

可稱諒祖宗以愧悟之君子所以無取乎重絕人也天下之法莫非成周盛時之法雖極懷

敗而一事可匡直當乘時興復以

附考

徐闇公以費叛者前有南蒯後有公山君子正名而

徐及之君子所以貴乎善相時也

定論

則南氏書叛南氏無辭公山書叛公山則有辭

也何也南氏舉事以邑附齊君子知其有外心公山舉事以邑繫公君子取其權以濟義也

○勸學錄弗擾雖寧陽虎然虎非弗擾比也陽虎囚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殺公何
貌弗擾無有也其敗也取寶五大弓以出復入于謹陽闕以叛魯伐之楚萊門而出弗擾無
有也其奔齊也請師伐魯無有也哀八年吳將伐魯吳問于叔孫鵒以爲魯有名而無情
問于弗擾弗擾以爲魯雖無與立必有與弊及三月吳伐魯弗擾率故道險從武城欲使魯
爲之備其處心如此賢于陽虎遠矣夫子不見陽虎而于弗擾之召則欲往豈無意乎○張
惕恭弗擾之召凡人皆不往也論兩載子欲往者特無拒絕之詞耳何以無拒絕之詞以
存魯也亦以存晉也曷以存魯昭公逐季氏意如不克而出奔又廢其二子公衍公爲立
公子宋此人倫之大變陽虎與公山弗擾欲畔之殺之意雖未必良事則大快人心今必嚴
詞厲色以斥之適以張季氏之氣助之陵公室也故不爲拒絕之詞使知無禮于君人皆可
以鷹鷂逐鳥雀庶彼有所顧忌所以存魯也趙鞅自定公十四年與范中行氏構兵春秋載
趙鞅入于晉陽以畔至哀公五年左傳載趙鞅伐范氏圍中牟想佛肸必以中牟畔助范氏
故圍之耳以世卿稱兵于國五六年而不已強橫極矣趙若不敗勢必伐晉佛肸之召夫子
不斥其非微趙鞅所以存晉也夫子意至深遠東周之爲匏瓜之繫皆託詞爾安有陪臣于
紀曰聖人無可無不可故欲往者此痴人之言也

子張章句

此重能行五者於天下句恭實信敏惠是求仁之功不侮等是能行之效總完得
首一句意滄柱五者在日用應酬上返觀仁體桶不得王道感化語與堯見草不同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實信敏惠則

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

五者亦施之於事而一心貫攝乎事

中○心存而理得理得即在心存中非以五者爲理也

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

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

輔慶源曰。掌平張疑其不足於恭愛。亞欲其生死疑其不足於實問行而告以忠信。疑其不足於信。問政而告以無卷。疑其不足

於敏色取仁而行

任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

不侮至使人欲其以是驗之。如答顏。張敬夫淵仲弓問仁。亦以歸仁無怨之效言。曰能行

達疑其不足於惠

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且學者莫患心之馳且泛

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也。昔子張問求仁子告之

曰仁心德也。心存即德存。苟能靜以五者涵養於心。動以五者體驗於身。行之於一家一國

以及天下。則心主乎五者。自無非僻之于心。常主乎五者。自無一息之雜心之存者。理自得

仁在是矣。子張問五者之目。子曰恭以持己。寬以宅衆。信以與人。敏以行事。惠以待下。是也

果能行恭則我端莊。人自不侮。果能行寬則我包容。自然得衆。果能行信則我誠定。人自倚

任。果能行敏則我勤給。自然有功效。果能行惠則我以恩感自足。使人師也。以此自考。必不侮

而後謂之能恭。必得衆人任而後謂之能寬。信必有功使人而後謂之能敏。惠不然。猶不可

謂之能求仁不外一心。然空說個心。畢竟無從下手。惟動處可以着力。故提出五者論本

行也。體則五者皆從心出。論用功則五者還以存心。行是體行之行。須重看能字。此能

字直貫至於天下無少欠缺之謂能無少間斷之謂能行五者是言念、行事、行於天
下是言處、念、行處、事、行總見求仁工夫必到純熟無間處須步、鞭策近裏非以
徧及天下爲仁也。王房仲仁之取數也多而合之于五者其熟仁之事也仁之爲道也遠而
通之于天下其履仁之地也無一念一動而非五者爲之周流則隨一民一物而皆吾仁之
所洋溢。韓慕處吾心無境不受治也極之天下亦境之積耳吾心無時而可不治也極之天
下亦時之情耳。說能行離不得五者說天下離不得於字一句中字、着力須逐一分開
解又須合併串通說才見得此心無時無處不在天理上。爲仁矣句爲字只作謂字看非
謂以此去爲仁也工夫已在上而與克己復禮爲仁爲字同。恭是莊嚴與放肆反寬是含
宏與狹隘反信是誠寔與欺詐反敏是振勸與怠惰反惠是慈愛與刻薄反。陳惠華恭者仁
之節寬者仁之度信者仁之守敏者仁之奮發惠者仁之施濟是五者從仁而生而求仁于
恭則心不放求仁于寬則心不褊求仁于信則心不爲求仁于敏則心不息荒求仁于惠則
心不殘刻是仁又從五者而得。五者俱主心言恭雖主容寔根於心未有外箕踞而心不
慢者下四者亦然人緣放肆狹隘欺詐怠惰刻薄此便爲私欲所間便失了理如何爲仁恭
寬信敏惠此正存心之功也到得心無不存則自能隨事當理而仁矣此精言所以不作自
然看也。程翼聖不侮五句言其效要他自驗必如此纔謂之能行必如此纔謂之能行五
者于天下若一味形容鋪排開去直是益子張之疾矣故五則字要重讀不要快讀許時菴
一念之疎密已不及覺而萬類早已窺其微百族之應違人不及掇而此心寔能操其耳陽
天鶴以我求我雖百苛而尚有一恕若天下之相求直有刻而無恕耳以我求我雖百嚴而

苟有一疎若天下之相求固甚密而不疎耳。至于五者各如其量以致其效則行之無餘于理之無間于心可知也。

佛胥章全

此見聖人能用于世而不為世所用也。前章因子路看得公山輕故以為束周米之此章因子路看得佛胥重故以不磷細解之。○西書鏡行道是夫子本懷特因

子路有不善不入之說故先說人不浼已而末節仍歸行道上按此說專趙注末節亦有理

○**佛胥召子綰**

佛音彌胥許密反

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下節賢人守其常聖人通其

亦蓋其所位置者誠有不同耳。晉大夫趙氏宰曰佛胥一日使

此欲往者見聖身無不可

人聘召孔子亦一時向善之心也。孔子欲應其召而往見之

往有權變由我意如此說

方與下文對針。○備考公山之名在夫子未為魯司寇之前佛胥之名在大子失魯司寇之

後。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

子路恐佛胥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

子路阻之曰昔

由嘗聞諸夫子曰不善不入恐為不善所浼也。今佛胥本趙氏之中牟宰也乃因范趙相攻

而以中牟畔是親為不善矣子之往是子路疑夫子未必得行道徒為其所累耳意重佛

入其黨也如之何不將為不善所浼即佛胥不善不可入上以中牟畔應親於其身為不

善。子之往也。應君子不入也。句如之何。謂附考。佛肸畔。考晉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平陽。魏氏之安邑。而中牟屬之趙。氏分國。其險固在晉陽。而控扼河北。則中牟亦一都會。蓋有漳水之固。與趙相連。河北之險。莫如鄴。次之即中牟也。左傳趙鞅伐衛。遂圍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畔之時。則其地與衛接。當在夷儀五鹿左右。管子所謂五鹿中牟。鄴皆桓公所築。以衛諸夏者。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磷。力乃反。緇。乃結反。

今不善不能改。已。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

不磷緇也者。幾希。子曰。不善不入於理。誠然。我昔亦嘗有是言也。然理非一端。所能盡言。亦非一說。所能拘。固曰。勿話於磨。恐其磷也。此爲未堅者言之也。不曰

堅。堅則不磷。雖磨而仍不磷。固曰。勿試於涅。恐其緇也。此爲未白者言之也。不曰白。白則不緇。雖涅。然是然其不可往之理。有是言。是指不善不入之言。一是信其理之不可易。而仍不緇。一是是其說之有可憑。須分明貼出。兩不曰。緊從上言字轉下。見得常法

之外。又有一種濟變之法。失堅白者。須怕磨涅。君子守身之常法也。既堅白者。何妨磨涅。聖人用世之大權也。不磷不緇。益見其堅白之至。堅白暗指道德。却不明露磨涅磷緇。俱是借影語。勸學錄。聖人既不入其黨。即欲出其不人之寔。以相轉移。方有濟于世。不然徒負不